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司馬相如

相如字長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人。召貲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後歸蜀。武帝召復爲郎。拜中郎將。坐事免。尋復爲郎。拜孝文園令。病免。有集二卷。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已車騎之眾。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罔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鷺于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願謂僕曰。楚

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于後園。覽于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曰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曰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畢萃。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垠。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璚玖玄厲。硤石碨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茝薜蘼蕪。諸柘栢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曰大江。限曰巫山。其高燥則生葍薺苞蒹。薜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蓂蒹葭。東牆彫胡。蓮藕菰蘆。菴闔軒芋。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

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榧栲像章
桂椒木蘭藥離朱楊楠梨枏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蠼蛸鸛
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龜豹兕象野犀窮奇
獫狁于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
王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鳥號之
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嫺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輶
蛩蛩蹙距虛軼野馬而輶陶駘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眇淒淒雷動
標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汝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
獸揜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執受訕殫覩眾物之變態于是鄭女曼
姬被阿錫揄紵縞維纖羅垂霧縠裝積褰縞紆徐委曲鬱撓谿谷
紛紛徘徊揚袍卬削蜚猋垂髻扶輿猗靡翕呬萃蔡下靡蘭蕙上
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綬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于是

乃相與獠于蕙圃，嬰嫺敎宰，上金隄，揜翡翠，射鰕鶊，微燭出，熾繖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鶴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于清池，浮文鵝，揚旌世，張翠帷，建羽蓋，罔璫琕，鉤紫貝，縱金鼓，吹鳴籥，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頑傾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般乎裔裔，于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目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于是齊王默然無言，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與出田，乃欲戮力致獲，目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目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

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于齊而累于楚矣。且齊東有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曰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帶芥。若乃儼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曰。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川應哉。案文選曰。此無是下爲上林賦。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曰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曰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于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曰揚名發譽。而適足。曰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

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瀾澹，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野。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濇。漚淖潏汨，偁側泌瀾。橫流逆折，轉騰激洑。澎湃沆瀣，穹隆雲橈。蜿蜒膠盞，踰波超浥。涖涖下瀨，批巖衝壅。奔揚滯沛，臨坻注壑。澆澗貫墜，湛湛隱隱。砰礚訇礚，潏潏淈淈。潏淈淈淈，沸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回。翫乎瀍瀍，東注太湖。衍溢陂池，于是乎蛟龍赤螭，魚鼈鰌鰋。鰭鰓鰈鰈，鰕鰕鰋鰋。捷鯨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玃璣江靡，蜀石黃碩。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鵠鵠鵠，駕鵝鵝鵠。鵠鵠鵠鵠，煩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鵞，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

與波搖蕩，奄薄草渚。咳喋菁藻，咀嚼菱藕。于是乎崇山龍嵒，崔巍
峩峩，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嶷截薛，南山我戢，巖隴頽饒，摧委崛
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豁閭，阜陵別隄，巖磈嶮嶮，丘虛嶮嶮，
隱嶙鬱嶮，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
不被築，拊日綠蕙，被日江蘼，粦日蘂蕪，雜日畱夷，剪結縹，攢戾莎，
揭車衡蘭，橐本射干，訖薑蕞荷，藏橙若蓀，鮮枝黃礫，蔣苙青蘋，布
濩閭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馥香
發越，肸蠃布寫，晻藹吶勃，于是乎周覽泛觀，曠盼軋茲，芒芒恍惚，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
躍波，獸則獮旄獫狁，沈牛麋麋，赤首圖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
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觝駒騊，橐駝蛩蛩，騊駼騊駼，
藏于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楹壁瑤，瑱
道纒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嶮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頽杳

眇而無見、仰攀榛而捫天、奔星更于閨闥、宛虹拖于楸軒、青龍勃
蟠于東箱、象輿婉蟬于西清、靈圖燕于閒館、匠倕之倫、暴于南榮、
醴泉涌于清室、通川過于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嵯峨嶸嶸、刻
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璫玉旁唐、瑣編文鱗、赤瑕駁犖、雜而
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于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檳、枇杷燃柿、
亭柰厚朴、棗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莫、棣、搭、檠、荔、支、羅、乎、後宮、列
乎北園、臨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烜、煌、扈、扈、
照、曜、鉅、野、沙、棠、櫟、櫟、華、汜、櫟、櫟、畱、落、胥、餘、仁、頻、井、閭、櫟、櫟、木、蘭、像
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暘、實、葉、後、林、攢、立、叢、倚、連、卷、櫟、僂、
崔錯、參、汎、坑、衡、闕、砌、垂、條、扶、於、落、英、幡、纒、紛、容、箭、蓼、猗、旒、從、風、刺
莅、崑、欽、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訖、虎、旋、還、乎、後、宮、雜、選、系
輯、被、山、綠、谷、循、阪、下、臨、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于是、玄、猿、素、雌、雖、猓、
飛、螭、蛭、蝸、蠃、狻、獬、胡、穀、蠅、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嶠、

枝格。假蹇杪顛。于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踰希間。半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鉞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河江爲隄。泰山爲柵。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犛羊。蒙鶻蘇。綽白虎。被班文。跨犍馬。凌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鋌猛氏。羆驥張。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于是乘興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躡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虺。擇肉后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

神俱躡玄鶴。亂昆雞。適孔鸞。促鵲鵲。拂翳鳥。捎鳳凰。捷鵝雛。拚焦
明。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絃。率乎直指。晦乎
反鄉。蹙石闕。歷封巒。過鵲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
鵠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
之所。轡轡。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矧。驚憚。誓
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阡滿谷。掩平彌澤。于是乎遊戲
懈怠。置酒乎昊天臺。張樂乎鞞鞞之宇。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
虞。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
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于遮。文
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
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繳楚結風。俳優侏儒。狄
鞞之倡。所目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靡靡爛漫于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

燒燬嫵媚婢媼曳獨繭之綸施眇閭易曰戍削便嫵嬖辱與俗
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絲
藐色授魂與心愉于側于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臣若有亡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曰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曰殺伐時休
息于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曰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于
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曰瞻萌隸墮
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
廩曰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
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于是歷吉日曰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
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
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平
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于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羨于五帝。若此故
纒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
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
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夫
召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于是二子愀然
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敘。謹
受命矣。史記本傳漢書本傳文選藝文類聚六十六

哀秦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陞州兮。望南山之
參差。巖巖深山之嵒嵒兮。通谷谿乎谿闌。汨滅喻習日永逝兮。注
平泉之廣衍。觀眾樹之蓊鬱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
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

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焦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夏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聞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史記本傳漢書本傳統文類聚四十一

大人賦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好僊。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

苑文類聚七十八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曰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曰爲慘兮。曳彗星而爲髻。掉指橋曰偃蹇兮。又猗倪曰招搖。檻橈搶曰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杏眇曰玄潛兮。焱風湧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螭略委麗兮。騶赤螭青蚪之蚺蜺宛蜒。低卬天螭。裾曰驕驚兮。詘折隆窮。踴曰連卷。沛艾赳嶢。伋曰伯儼兮。放散畔岸。驤曰孱顏。踟躕輟皓容曰飢麗兮。蜩蜋偃蹇。怵與曰梁倚。糾蓼叫寡。踏曰腹路兮。葳蒙踊躍。騰而狂。

越。在岷嶽歛歛至電過兮。熒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
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曰右轉兮。橫厲飛泉。曰正東。悉徵
靈囿而選之兮。部署眾神于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壺而從陵
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喬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
詔岐伯使尙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屯余車而萬乘
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歷唐堯于
崇山兮。過虞舜于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輅。曰方馳騷揚
衝。挺其相紛拏兮。滂溥映軋。歷曰林離。攢羅列眾叢。曰龍茸兮。衍
曼流爛。侈曰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礪歲
魁。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揭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
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蔥極。汎濫水娛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
夷。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
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

聞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徊陰山，躬已紆曲兮。吾乃今日，
覩西王母，昂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
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言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
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噦瓊華，僭殺尋而高縱
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游道而脩
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于
玄關兮。軼先驅于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嶢廓而無天，視眩泯
而亡見兮。聽敞悅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漢書本傳

執文類聚
七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一終

全漢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司馬相如二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于梁王。梁王說之。鄒陽譖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說。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言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恆翹翹而西顧。欲畱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

宮上宮間館寂寥雲虛文選石闕銘注引作寂寥至虛門閣晝掩暖若神居臣排

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

麗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

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

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

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

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于是寢具既設

服玩珍奇金鏤薰香黼帳低垂文選別賦注作金鏤香薰黼帳周垂舞賦注亦作周垂裯褥

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文選洛神賦注作質呈露弱

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

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古文苑藝文類聚十八初學記十九

長門賦并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

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已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懷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慙之懼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澹澹。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醑烈之閭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于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閒徙倚于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唱咷

而侶鍾音。刻木蘭已爲棖兮。飾文杏已爲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構榱兮。委參差已棟梁。時仿佛已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已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瓊甍兮。象瑋瑋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已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已哀號兮。孤雌跼于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于空堂。懸明月已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已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已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悵而增歎兮。蹉履起而彷徨。揄長袂已自翳兮。數昔日之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搏芬若已爲枕兮。席荃蘭而蒞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于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

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宇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今。究年歲而不敢忘。文選賦類聚三十

衆賦

喇叭其漿

文選魏都賦劉逵注

魚薙賦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

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騁乎巨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曰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曰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曰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史記本傳漢書本傳文選藝文

類聚二
十四

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僊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關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皆搃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
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
第。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曰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中。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
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敎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
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曰不忠。

死亡之罪謾三老孝悌目不敏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藝文類聚五十八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荅盛肇問作賦

合綦組已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其傳也初覽五百八十七引西京雜記相如友人盛肇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曰作賦相如曰云云北堂書鈔一百二原本未引陳禹謨改補引此云出十六國春秋誤也

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濡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懷，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梓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輶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騶磨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呂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呂德來，強者不呂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呂附夷狄，弊所恃呂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

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歲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餓殍。胼無胝。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棄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遣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已計強胡。南馳使。已誦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已億計。故乃闢沫若微。辟柯饒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已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于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已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已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漢書本傳文選載文類聚二十五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穹生民歷選列辟曰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
逝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諡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已談君莫盛于堯臣莫賢于后稷后
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而
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
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已業隆于緇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
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
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旁魄四塞雲布
霧散上暘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

逝爾陘游原、迴闕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聞懼、回首面內、
然後圓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千庖、犧雙觶共
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鬼神接靈囿賓于開
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已爲德薄、不敢道封禪、
蓋周躍魚隕杭、休之已燎、微夫斯之爲符也、已登介丘、不亦慙乎、
進懷之道、何其爽與、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眾變、期
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已況榮、上帝
垂恩儲祉、將已慶成、文選少此二語陛下嗽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
者尙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已錫符、奉符已行事、不
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已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已章至

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已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
哲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
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已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
春秋一統。將襲舊大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已。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
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
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徧之。我祀布護
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殷殷之獸。樂我君圖。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眈眈穆穆。君子之態。蓋
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千乘。虞氏已興。濯濯
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

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煥煥輝煌正陽顯見
覺寤黎烝于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
論曰封巒披莢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
兢翼翼故曰于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文選莢文類聚十

題市門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華陽國志三蜀郡城北十里有昇仙
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

凡將篇

淮南宋蔡舞嘯喻說文
二上

鐘磬竽笙筑坎侯莢文類聚
四十四

黃潤織美宜製禪文選蜀都
賦舊注

烏喙桔梗口芫華款冬貝母木槩葵荅草芍藥桂漏盧蜚廉蜚蘭

口姦詫白斂白芷口菖蒲芒消口莞椒茱萸陸羽茶經下案此轉寫脫四字白芷之

白後人妄補漢藝文志言凡將篇無復字

門菁當門北戶錄注案此非完句

廷尉翟公

公史不著其名下邳人一云下邳人初為廷尉免元光五年復為廷尉

署門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史記

汲黯鄭當時傳贊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

張湯

湯杜陵人景帝時為長安吏武帝即位調茂陵尉歷丞相史補侍御史遷大中大夫元朔三年代翟公為廷尉元狩三年拜御史大夫元鼎二年坐罪自殺

爲書謝罪

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漢書張湯傳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通爲書謝云云遂自殺上詔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繒它

它祁侯賀孫景帝六年嗣封元光二年罷免

與楊王孫書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漢書楊王孫傳

楊貴

貴字王孫京兆人

見西京雜記

病且終令其子

吾欲贏葬曰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曰身親土

漢書楊王孫傳

報祁侯縉它書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曰贏葬、將曰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曰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曰華眾、厚葬曰鬻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喪曰幣帛、鬻曰棺槨、支體絛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通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槨、葛

歸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
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嗣至死者不知生者
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漢書楊王孫傳又見荀悅
漢紀劉向說苑皆小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二終

全漢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卽位。舉賢良對策。除江都相。遷膠西相去官。曰壽終于家。有春秋絲露十七卷。集二卷。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易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兮。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逼矣。此文類聚作逼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已辯詐而期通兮。貞士已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于吾身兮。絲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絲之有徒兮。指其白曰爲黑。此文類聚作墨目信嫖而言。此文類聚作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謂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

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
內訟兮、固未知其所從也、觀上世之清暉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
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于溪、
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賢其繇周遯兮、矧舉世而同
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游
而終古于吾儕之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文選左思招隱詩注王
粲贈蔡子篤詩注作羅
荒塗之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
與之偕返、就若反身于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
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
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于默足兮、豈舒采而靳顯、
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藝文類聚三
十
七言琴歌二首、文選孔楫注北山移
文注引陸仲舒集

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曰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自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之聲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齊而問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曰政曰曰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呂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

下怨惡蓄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謬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鈇。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綴之斯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呂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

歲功陽已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已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已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已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官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已正朝廷正朝廷已正百官正百官已正萬民正萬民已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已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懷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

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竝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大學。曰教于國。設庠序。曰教于邑。漸民。曰仁。摩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問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條。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

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如弓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此三句禮樂志作一歲之獄

甚而無益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

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

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禮樂志作而至今失之于當

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

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

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

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

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堯受命曰天子爲憂而末曰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邇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曰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秭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絲此觀之帝王

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目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目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臣養其德刑罰臣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恠帝王之道曰貪狼爲俗非有文德曰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目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

僞飾詐。越利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召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衆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曰養天

下之士數考問曰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曰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案久也故小材雖案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曰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案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恥貿亂賢不肖渾轍未得其真臣愚曰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曰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自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

及也。非曰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思。

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于承學之臣，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而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攷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曰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曰相接。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圖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

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曰：「晦致明，以微致顯。」是曰：堯發于諸侯，舜興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曰：「如日在天。」

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淺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

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懼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謬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于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

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已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曰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爲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敎。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驅。而俗敗。絲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曰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曰上亡。曰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曰。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書董仲舒傳

郊事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曰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曰正月上辛日者。所曰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天尊于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秣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曰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用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臣仲舒愚。曰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曰祭郊。臣仲舒對

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祭于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曰天子命郊。故曰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曰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曰承宗廟。甚敬謹。柰何曰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曰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曰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曰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曰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曰聞。

古文苑 案此對見春秋絲露十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三終

全漢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董仲舒二

說武帝使關中民種麥

春秋它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曰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漢書食貨志

又言限民名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曰養老盡孝。外足。曰事上共稅。下足。曰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陂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曰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

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已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已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已澹不足塞井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已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漢書食貨志

廟殿火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已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已存其意通倫類已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已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缺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已

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楹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曰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于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曰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曰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曰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

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皇在外者天災外皇在內者天災內。燔盛皇當重燔簡皇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漢書五行志上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雨雹對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倣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

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自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體尙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禱露則結味

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禍沴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目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甚者，薺蔭死于盛夏，款冬華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

蒸成雨矣。倣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倣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至其正氣也。倣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倣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倣遷延負牆，俛揖而退。古文苑

粵有三仁對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于管仲，寡人決疑于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目奉大對。問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我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爾，猶且羞之，況設詐曰伐吳虜，由此

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是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爲詐而已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于他諸侯爲賢其
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漢書董仲舒傳案此對見春秋經卷九

奏江都王求雨

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
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于郭門爲小壇曰脯酒祭女獨擇寬
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
其夫皆到卽起雨注而已

續漢書禮儀志中注補引仲舒奏江都王

請雨書

秋曰桐魚九枚

御覽九百五十六

諸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曰周召自然休質擢升

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僚、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
新、曰助致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陋、素無
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無曰稱職、仲舒
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惟須賢佐、曰成聖化、願君侯大
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曰周公下士之意、
卽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聖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
卽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
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弃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曰章其名、
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詔、遠而不言爲怨、故輒
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繇仁義爲本、
仁者、所曰理人倫也、故聖王曰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
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
內應曰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

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竝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
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
仲舒至愚曰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攷察天下傾民之吏畱
心署置曰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
曰獨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古文苑

論樂何奴

義勳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曰仁義說也獨可說曰厚利
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曰沒其意與盟于天曰堅其約質其愛
子曰累其心何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
何夫賦斂行賂不足曰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曰異于貞士之
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
羽檄不行于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漢書何奴傳贊

山川頌

山則龍嵒崑崙崑崙崑崙久不崩陲。伯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
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曰爲宮室臺榭。小者可曰
爲舟輿浮濕。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鑣則艾。生人
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曰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
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
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混混云。晝夜不竭。既伯力
者。盈科後行。既伯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伯察者。循谿谷
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伯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伯知命者。
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伯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伯勇者。
物皆困于火。而水獨勝之。既伯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伯
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古文苑

頌見春秋
錄露十六

救日食祝

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日陰侵陽，日卑侵尊。

周禮宗伯太祝注

請雨祝

昊天生五穀，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

雨。雨幸大澍。

春秋經露十六又見續漢禮儀志中注補

止雨祝

諾！天生五穀，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日請

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常

意，在于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

春秋經露十六

李少君家錄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日市其藥物，故出于漢日假塗求其

財，道成而去。

抱朴子內篇論仙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

田蚡

蚡長陵人景帝王皇后之異父同母弟初爲郎累遷太中大夫武帝卽位封武安侯建元初爲太尉免尋代許昌爲丞相

上言勿塞決河

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壅塞塞之未必應天

史記何渠書元光中

河決于瓠子蚡奉邑食鄒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蒲邑收多蚡言于上又見漢書溝洫志

鄭當時

當時字莊陳人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武帝卽位累遷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占內史召議田蚡實嬰事貶秩爲詹事遷大司農有罪贖爲庶人尋守丞相長史遷汝南太守

上言引渭穿渠

異時關東漕渠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而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田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

肥關中之地得穀

史記河渠書
漢書溝洫志

王恢

恢燕人數爲邊吏建元中爲大行元光初坐首爲馬邑事無功

自殺

後二十餘年別有中郎將王恢捕得
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非卽此

匈奴和親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

史記
韓安

國傳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
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議

公孫弘

弘字季一云字次卿菑川辟人少爲辟獄吏有罪免武帝卽位

召賢良徵爲博士時年六十移病免歸元光中復徵賢良對策

第一拜博士累遷左內史元朔中爲御史大夫代群澤爲丞相

封平津侯元狩二年卒年八十

元光五年舉賢良對策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曰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

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鳳麟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于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已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闇。不足已奉大對。

漢書公孫弘傳

上疏言治道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已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
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
得而化此治之所已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
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漢書公孫弘傳

對冊書問治道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已然也
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
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
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漢書公孫弘傳

上書乞骸骨

臣聞天下通道五所。曰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曰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曰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曰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史記公孫弘傳漢書

上言徙汲黯爲右內史

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奏禁民挾弓弩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已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已愚已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漢書吾上壽王傳

郭解罪議

解布衣。爲任俠。行權。已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舉甚于解知殺之。當

大逆無道。

漢書郭解傳解客殺軹儒生斷舌吏已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云云遂族解

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已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已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曰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脩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曰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曰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曰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曰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曰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曰上及吏百石通

一執曰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曰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掾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史記儒林傳序引爲學官悼道之慘帶乃請云云制曰可又見漢書儒林傳序

荅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藝文類聚九十六

石慶

慶河內溫人居茂陵建元初爲內史元朔中爲沛郡守元狩初拜太子太傅元鼎初爲御史大夫五年代趙周爲丞相太初二年卒諡曰恬侯

上書乞骸骨

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驚無目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漢書韓石君傳

全漢文卷二十四

士

元封四年賜丞相告
歸慶慙不任職上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四終